

龍吟藝文小說
保證好看

X.W.T. 94.5.

愛情

生活筆記

爲春天落筆
讓每一個亮麗的季節中
都有你

丁千柔

天 · 馨 · 作 · 家

龍吟藝文小說 78

愛情生活筆記

丁千柔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愛情生活筆記／丁千柔著．——第1
版．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
知道總經銷，1994[民83]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78）
ISBN 957-689-149-3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6587

愛情生活筆記

作者：丁千柔
發行人：朱寶龍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 · 9385215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9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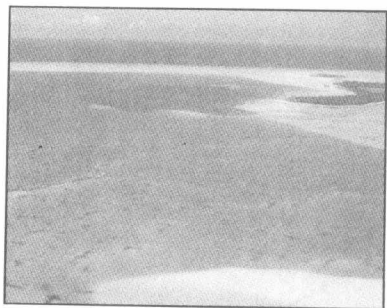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149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再抬眼時

已然月落

青白的光體自你瞳中落下

思念

一如沉船後的海面

我的妹妹

Jenny

「姊！我好忙，序就交給妳了。」

就這麼一句話，這小妮子就把燙手山芋一扔，便不見人影了。

這下她可好，電話一攔，門一關，悠哉遊哉過起她的隱居生活，剩下我對著電腦螢幕發呆，唯一擠得出的三個字竟是兒童不宜的×××

好吧！是這小妮子不仁在先，可別怪我這個姊姊不義在後，今天我們就來個掀底大會吧！

她的同學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小烏龜，但是除了她天生怕冷的「冷血動物」體質外，我實在看不出她有哪一點像這種謙遜又誠實的動物？真替那些名喚為烏龜的物種叫屈。

什麼？你問我她像什麼？廢話，當然是人，否則沒事抱著她的書看的我們又會是什麼東西？

哦！原來你問的是要用什麼動物來形容她呀！

嗯……大概像鴨子吧！

別誤會，我並不是說她像鴨子一般聒噪，其實這小妮子安靜的時候，有的時候還真會讓人以為她有自閉症呢！

說到這裏你一定開始奇怪，我為什麼會說她像鴨子呢？別急，且聽我慢慢道來——這小妮子做事像鴨子游水、做人又死鴨子嘴硬、有時又天真的像七月半的鴨子——不知死活。

她最厲害的一招就是裝瘋賣傻，如果她不想說的事，你就是套上八輩子也別想從她口中套出一句真話。

舉個例子吧！前些日子她突然決定和某人從情人變朋友，大多數的女人會上演一齣「情深把心傷」的文藝大悲劇；唯獨這小妮子仍一臉沒事樣，讓知道這一件事而已經準備好面紙的人莫明其妙，不知道這一件事的人更是摸不著邊。

但是她在下決定的那一天卻淋了一夜的雨，要不是正巧被我撞見，還真以為她是無動於衷的冷血動物呢！

問她既然傷心爲什麼卻又下這樣的決定？

「希望他能放心自由的飛。」

這似是而非的理論真會教人聽得發瘋，而她最擅長的就是這一招，當下讓我忘了趁她心防最弱的當兒，挖出所有的故事。

現在，只要我一提這件事，她不是一臉不知我所云的樣子，就是連忙翻出醫學大辭典，找到有關妄想症的那一段；或是拿出體溫計，一副我有病的樣子，搞得我要不是偶爾會看見她眼中一閃而過的黯然，我真會開始以爲那一切都是我的幻想了。

你們說，她像不像鴨子？

這一篇序她還沒有看過，我幾乎可以想像，她看到書以後臉上的表情了，其實寫這一件事除了報仇之外，還有一個目的，希望哪個仁人俠士肯幫我把話從她口中套出，以滿足我的好奇心。

對了！小心她又裝出那一臉鴨子聽雷的死樣子。

最後說說這本書吧！這小妮子說，書中那個脾氣像颶颶風的女主角是以我做爲藍本的。

會嗎？我只不過像她一樣好奇了一點、率性了一點、做事急性了一點、講話快了一點、偶爾有些小小……的衝動個性而已，其他的哪一點像了？

算了！不打擾你們看書的時間，不過記得下次遇到她的時候，探探她口風，我相信眾口鑠金，看她能嘴硬到什麼時候！

電訪丁千柔

——從童話世界出走的獅子座女子

周旻君

《被愛情撞了一下》裏有小紅帽和大野狼的影子，《幸運星·浪漫情》則以星星傳說做為楔子；在談情說愛的文字世界加入童話色彩，是蓄意走出的個人風格，抑只是巧合？

「童話故事的『變本』是我自己想嘗試的一種創作路線——我稱之為『忘恩負義』，一方面是不希望自己筆下的故事、人物千篇一律；另一方面，這樣的企圖開拓了我寫作的題材，也符合我給自己的定位——多變化風格的執筆者。」

談談截至目前為止的三本創作小說？

「以法國南部為主要情節孕育的《被愛情撞了一下》較輕鬆，女主角迷糊、活潑的個性使整個故事的調子始終在一種明朗的氣氛中擺盪；而著手第二本《幸運星·浪漫情》時，我轉向較柔情的訴求方向，女主角是個藝術味道較強烈、處事要面面俱到，但個性

較文靜的女子，基本上和《被愛情撞了一下》裏的人物塑造便有了明顯的差距。

「至於剛完成的第三本小說……說來可能會令讀者『耳目一新』，因為我把它歸類為半偵探的愛情小說。既然是半偵探式的，整體風格便和前兩本大相逕庭；這麼說好了，若比《被愛情撞了一下》是輕音樂、《幸運星·浪漫情》是抒情曲的話，那麼這本充滿明快節奏的第三本書，便是一曲 rap、rock'n roll，至於是何種程度的『激烈』，可能就要吊讀者的胃口，親自到書店去翻閱囉！」

寫作，在生命中佔有怎樣的地位？

「怎麼說呢？學生時代便窩在校刊，早習慣以文字講話，以文字傳達，以文字發洩，甚至對於未來，我都希望自己仍是個文字工作者。這也許和個性有關吧！獅子座的人向來有極強的控制慾，創作提供了隨意塑造筆下人物的性格、遭遇的絕佳空間；在小說中，你成了主宰一切的人，那種感覺大概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得到的。」

「我一向要求筆下的人要有鮮明個性，他可以壞得令人牙癢癢，也可以悲得令人一掬同情淚，就是不能無關痛癢。一個可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，才叫成功。」

在嘗試多觸角寫作的堅持下，有了童話般的生動情愛、星星傳說式的令人神往，更有了有一點點鬥智、談諧的半偵探小說，接下來的創作，丁千柔打算以何種面貌「拜見」眾讀者呢？你，何妨與我一起拭目以待！

第一章

距離父親去世的日子已有六年了嗎？昱飛思忖著。

如果這是真的，為什麼這間已經易主的辦公室仍是一點改變也沒有？為什麼處處仍留著父親的影子？

昱飛痛苦的閉了一下眼睛，他原本以為父親離開了這麼久，他早就可以看淡這一切；但是事實證明，父親在去世了這麼久以後，仍是有足夠的能力傷害他。

他早該知道這個噩夢是不可能遠去的，就如詛咒的烙印一樣，將一輩子跟隨著他，直到永遠。

如果不是為了清揚叔的話，他這一輩子永遠不會再踏上這片土地；因為這裏雖孕育了他，卻也是他噩夢的根源。

昱飛默默的望著眼前頭髮斑白的老人，突然驚覺到歲月在他的臉上竟留下了那麼明顯的痕跡；枯乾的雙手上佈滿了點點的老人斑；那曾經意氣風發的眼神此時也只剩下一片黯然。

昱飛自責，他怎麼能這麼忽略一個曾經爲他遮風擋雨的長輩呢？雖然，他可以用這些年來所得到的無數個成就獎來做爲藉口，但其實他心中卻明白他根本就是在逃避——爲了逃避父親的勢力範圍，連帶的也遠離了亦師亦友的清揚叔。

所以他大學畢業就申請出國留學；所以他取得了博士學位後仍留在國外；所以父親死時，他只待到葬禮後便走了，留下清揚叔獨力經營醫院——父親的醫院，或許現在應該說是他的，只是他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，而且也不想要。

直到他聽說清揚叔酗酒的事情。剛聽到這件事的時候，昱飛以爲是他聽錯了，但是說的人那麼確定，於是他不得不開始正視這個事實。

昱飛不可思議的搖搖頭，在他記憶中的清揚叔向來是滴酒不沾的，更別說酗酒了，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呢？

「清揚叔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昱飛一開口就道出心中的疑問。

夏清揚張開口似乎想說些什麼，但是旋即又歎了一口氣，那一聲輕輕的歎息包含了那麼多的無奈和心痛，聽在昱飛的耳中竟是無比的沉重。

過了好一會兒夏清揚才開口說話，但卻不是昱飛想知道的答案。

「飛兒，別走了，該是你接手醫院的時候。」

「清揚叔，我……」昱飛也知道自己已經逃避夠久了，但是他還沒有準備好接下這一切，或許他永遠也不會準備好。

「別走了，這個醫院需要你！叔叔老了，再也沒有心力扛下去……也許叔叔也沒有幾年好活了，你就不能留下來陪陪我嗎？」

夏清揚伸出他那因酗酒過量而微微發抖的手，昱飛趕忙握住它。這一握，更讓昱飛再次感覺到清揚叔的虛弱，因為那曾經堅定支持他的大手，如今竟只剩下枯木般的觸感，而他語氣中的懇求更是徹底的擊敗了他。

那到口的推辭硬是說不出來，而聲帶更像早就失去了功能，昱飛黯然的點點頭，該來的總是要來，人生不就是如此嗎？

「不過清揚叔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喝酒了好嗎？有事你就說出來，只要我能夠做到的，一定會盡力去做。」昱飛實在不忍心看他這樣折磨自己，他暗暗下決定，一定要查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只要你留下來，我什麼都答應。」

夏清揚急急的允諾，深怕稍有停頓昱飛就會反悔；但這實在不能怪他，昱飛能不能

留下來，對他太重要了。

昱飛感覺得到夏清揚過急的口氣，但他沒有說什麼，他必須煩心的事情太多了；他做了這樣的承諾，勢必使他的生活面臨一個很大的轉變，這其中包括的不只是他的去留，還有他的生活、他必須面對的噩夢、他的過去和未來，甚至是……他的人生？！

「飛兒，你也快三十了吧！有沒有要好的女朋友啊？」

夏清揚的話打斷了他的思緒，昱飛擠出一個不太成功的笑容，那笑容中包含了太多的苦澀。

「女人是我一生中最後一個想碰的東西。」他的語氣中沒有任何起伏，有的只是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悲哀；而這樣的回答彷彿是一鎚重擊，一下子讓夏清揚整個臉色都黯了下來。

「可是……」夏清揚似乎不想放棄這個話題。

昱飛立刻截斷了他的話，「清揚叔，我實在沒有興趣談論這件事，而且如果我必須留在這裏的話，得先去找一個住的地方。」

「你不回大屋去住嗎？」

昱飛聞言愣了一下，「不！太快了。」

真的是太快了，他真的沒有一點準備，得這麼快就要去面對這些年，一直被她刻意

壓在心底的噩夢，這一刻他答應留下來，已經是他的極限了。

夏清揚也知道自己逼得太緊了，他告訴自己要有耐心，畢竟所有的事都需要時間，而這一次他也會盡全力將一切都推上正軌的。

「好吧！我等你。」夏清揚語帶雙關的說。

夏清揚的話似乎是一個大赦令，昱飛不禁鬆了一口氣，因為他知道，如果清揚叔堅持的話，他很可能會再次讓步——讓自己在過去的陰霾中再一次溺斃。

「那我先走了。」昱飛不想繼續留在這裏，否則他可能又會許下什麼令自己後悔的承諾。

等到昱飛離開了院長室，夏清揚才想起昱飛又成功的逃避了他剛才的問題，而這一切他實在要負起大部分的责任；想到這裏，夏清揚又忍不住打開抽屜拿出酒來。

他真的需要喝上一杯。

當酒氣隨著瓶蓋的開啟而衝出來的時候，昱飛的話一下子又在腦中響了起來。夏清揚搖搖頭歎了一口氣，把手中的酒放回了抽屜。

現在的他不能再喝酒了，不僅是爲了對飛兒的承諾，更是因爲現在的他，必須擁有每一分鐘的清醒，來將一切都做對。

第一步，就是希望飛兒遇上一個能改變他想法的女孩。

一陣敲門聲打斷了夏清揚的思緒，他不悅的皺皺眉頭，這時候會有誰來煩他呢？

「進來！」

進來的是醫院的護士長楊若菜，一個年約五十歲的女人；仔細評估起來，她應該算是美麗的，但她雙眼中所含的怨懟卻在她的臉上罩下了一抹陰暗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他要留下來嗎？」話中的「他」很明顯的是指夏昱飛。

「是的！對了，記得提醒我，要辦理院長交接的手續。」想到這裏，夏清揚的嘴角微微上揚了一下。

是啊！他的飛兒終於回來了。

「那我們的事怎麼辦？」楊若菜似乎躊躇了一會兒，才鼓起勇氣說。

這句話讓夏清揚愣了一會兒，「我不想談這些事，現在對我來說，只有飛兒是最重要的。」

這些話似乎狠狠的打擊了楊若菜。她抬起頭瞪視著眼前讓她愛了這麼久，卻也怨了這麼久的男人。

「以前你的心中就只有那個女人，現在又是他，你到底有沒有把我放在心裏過？」她看著久久不語的夏清揚，心痛和悲憤交織在心中。